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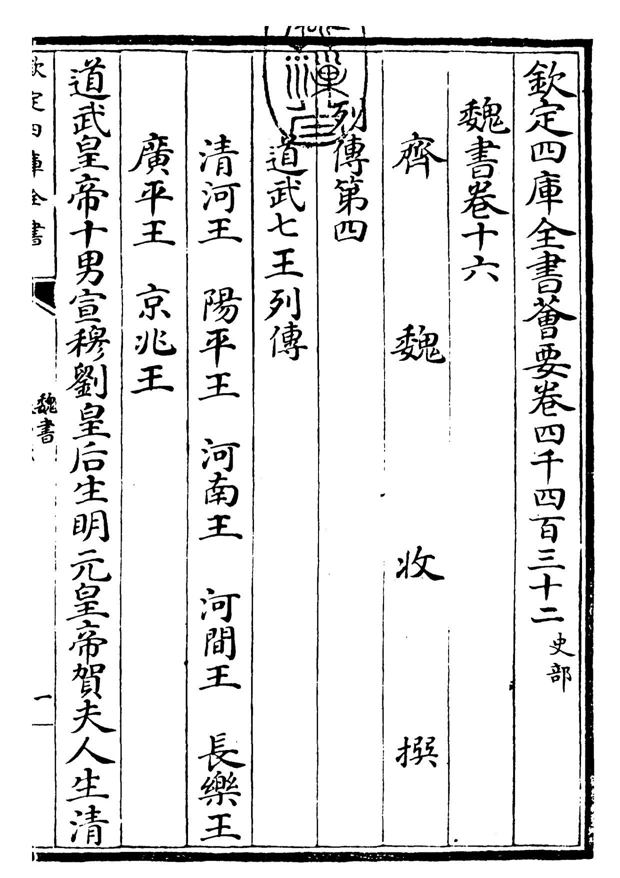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魏書卷十六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列傳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

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凶很險悖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刼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嘗以義方責之遂與不協恒懼其為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

及官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宮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

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外聞變乃還潛於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為内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恱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

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欽重太
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太宗嘉
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勒有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
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溫明祕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長子他襲爵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
祖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
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将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

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為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

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為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年七十三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賵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謚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萬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薨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

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
荆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
賄散費邊儲由是聲望有損沔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
窓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内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
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荆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
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瓮生冠軍將軍魯陽
太守崔模爲别將率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

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内應者謀泄爲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死十二三世遵及兗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康王

子敬先襲歴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元顥入洛莊帝北廵敬先與叔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爲顥所害

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宣洪襲歷諫議大夫光禄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
誅國除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
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除散騎常侍平
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兾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麤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

軍稍遷尚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勳賜爵東阿侯
初孝莊之圖爾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
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
莊帝崩於晉陽忻之内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
奔赴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
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
州屬樊子鵠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
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

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

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常丞鎮

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峿戍主禹頗好内學每云晋地

有福孝昌末遂諂爾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

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鄄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爲

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爲土民王惡氊起

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
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
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吏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
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為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

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

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侜張所在彊盛統内城戍悉已陷没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為鬼永曠天顔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

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勅傅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庾令拔彼倒懸救兹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光禄大夫出為平東將軍兖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啓大軍致討法僧擕諸子擁掠城内及文武南奔蕭衍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㝠鎮將光禄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太延五年爲司空賜爵牂牁公除安遠將軍
懷荒鎮大將卒
子天琚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
將軍尋降公爲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
刺史卒贈本將軍濟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歳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及長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泰常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頴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見寵待太安

元年薨年四十七諡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

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諡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沉重少言寛和好士拜

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為平南將軍還除左衛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草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上遵高祖之㫖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龍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

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兖大水民多飢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寛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嚮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爲怨酷梁郡密邇偽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

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内附鑾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乗勝而進遂剋角城世宗詔鑾曰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許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剋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剋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勲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别遣年四十

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
次仲淵蘭陵大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字善意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
奏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
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鑒身聽
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

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
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
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
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
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
相州刺史
子讓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
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

史

子棽襲齊受禪爵例降

鑒弟榮字瓮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閒太守

亮弟道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薨無子世祖繼絶世

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襲修爵改封略陽後與永昌王
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
威遂與諸將私自没入坐貪暴降爵爲公後統河西諸
軍襲蠕蠕至於漠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
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泰常元年
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
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絶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歴飛而殺之時皆嘆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悦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悦之徙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

馬二匹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緦衰臨霄喪哀動左右輟不舉樂贈衛將軍定

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曰安王子纂襲

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

出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謚曰哀王闕版一統

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䴥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爲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為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

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戮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罷高祖優詔喻之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入為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飢餒為家僮取民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

後大將軍高肇伐蜀世宗以繼爲平東將軍鎮遏徐揚

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臨朝繼子乂先納太后妹復繼

尚書本封尋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特進驃騎將軍侍

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

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八座奏

追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勲增邑一千五

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戶五百靈太后以子乂姻

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枕養於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公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為長者神龜末子乂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乂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黄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

啟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許
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
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
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遣使敦勸乃受之時乂執殺生
之柄威福自已門生故吏遍於省闥拜受之日送者傾
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給酒膳供賓客
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
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

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侍中太師録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啟求還復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别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乂威勢法官不敢糾摘天下患之乂黜繼廢於家初爾朱榮之為直寢也數以名馬奉乂乂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黄鉞都督雍華

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武烈

乂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乂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乂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乂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禄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禄卿乂女夭靈太后詔曰乂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

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叅決機事以乂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乂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宫西别館久之乂恐懌終爲巳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主食中黄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肅

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欲入徽章東閤乂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乂曰元乂不反正欲縛反人乂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憚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殺懌於是假為靈太后辭遜之詔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為姨父

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内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乂為名不果見誅乂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讌於西林園日暮還宫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乂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乂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劔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乂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

求見者遥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乂之専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别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曽卧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令人舉入禁内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無别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

天下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乂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乂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乂乂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隔絶我母子不聽我往來兒閒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絶人間修道於嵩高閑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

后密謀圖乂肅宗内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嗔忿之言欲得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乂又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乂殊不為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宫無復禁礙乂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邀請車駕遂幸雍第日宴肅宗及太后至雍内室

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乂之計後維從肅宗朝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乂何者乂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衆元乂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乂雖曰不反誰見其心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即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乂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乂雖去兵權然總任内外殊不慮有黜廢

之理也後乂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宫門者不納尋除名爲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竪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乂險慝狠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曽不懷音公行反噬肆兹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乂狼心蠆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謟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簒逼之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

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刹夜乂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黒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毋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

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乂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枯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瀍澗西北羌戎隆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斮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履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乂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索鐵劵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曰事關殺活豈

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乂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邑郭以驚動內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為內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壻之故未忍便決黄門侍郎李琰之曰元乂之罪具騰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黄門徐紇趨前欲諫逡廵未敢羣臣固執不已肅宗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乂及弟爪並賜死於

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乂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州刺史

乂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乂庶長子稚祕書郎中乂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乂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領嘗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已謙退恂恂接物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乂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

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邉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既懦怯孝静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州降乂死之後羅通乂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

羅弟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爲乂所寵愛解褐祕書郎稍遷給事黄門侍郎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贈使

持節都督涇岐秦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諡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巒武定末光禄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乂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内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遣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乂權重以羅侯不樂

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毋忘父蓋亦禽獸元紹

其人此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夭促英才武略未顯

於時靜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旣有聲渾亦見器胥倚遇

髙祖繼受任太和尚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乂階緣寵

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魏書卷十六

魏書卷十六考證

陽平王熙傳鎭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峿戍主○前漢地理志東海郡司吾注地名或從山今齊東有峒峿驛此云峒峿殆峒峿之訛也

禹頗好内學每云晉地有福○顧炎武云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内學注蓋謂圖讖之書其事秘密故稱内也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内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内學六經爲外學

行臺高諒○諒監本作諛本書肅宗紀云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又高祐傳祐孫顥顥弟雅雅弟諒爲徐州行臺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爲僧法所害諛自是諒字之訛今改正

廣平王連傳子伯和襲下闕一版○伯和霄之孫也本書目録廣平王連下注云南平王渾渾子霄霄曾孫仲冏而無下文統統子思略思略弟叔略等名疑所

闕者爲仲冏事蹟而統者其子也目録世系不可詳

故并刪去耳

京兆王黎傳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決機事以

乂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乂輕其爲人每欲

斥黜之○乂輕其爲人句乂疑當作又推尋文義蓋

言懌輕乂非乂輕懌也

魏書卷十六考證

魏書卷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

明元六王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

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畧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

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
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
必速丕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
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
以為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
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潔事以憂薨事
在潔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
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

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禄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薨謚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寛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為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寛傜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

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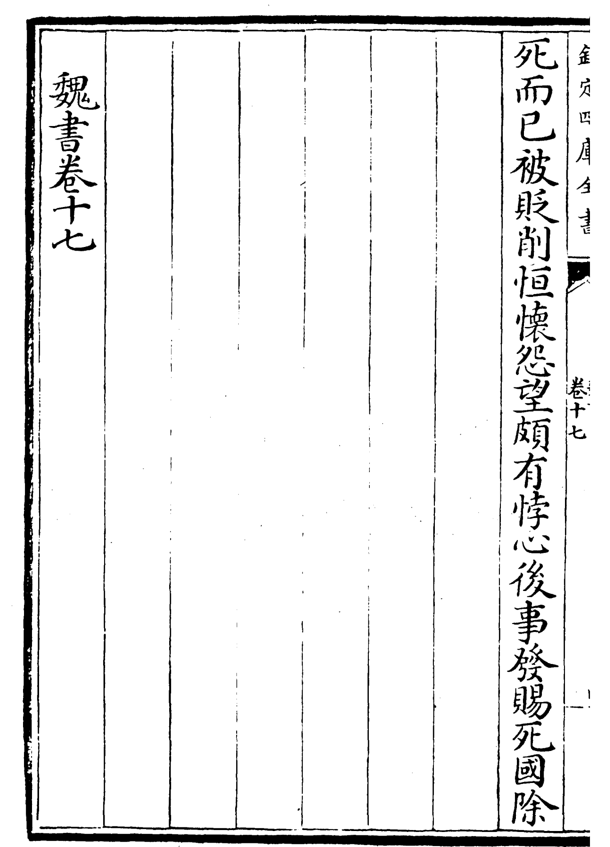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畧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畧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别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

諱無疾薨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竒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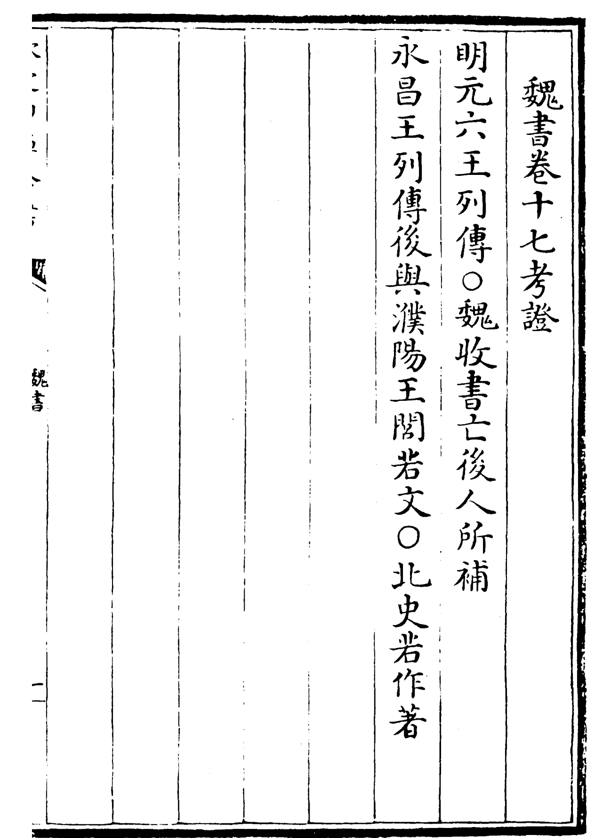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



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魏書卷十七



魏書卷十七考證

明元六王列傳○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永昌王列傳後與濮陽王閭若文○北史呰作著

魏書卷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三十四 史部

魏書卷十八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

太武五王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

生楚王建閭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潜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萬餘落八年

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討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劉義隆以郃山險固有榮胡家乃積糧為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薨諡宣王

子提襲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邉戍高祖不許

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豫參
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
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
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
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

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或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溫湯進或以本官為東道行臺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為人建孫還報稱或風神閑儁衍亦先聞名深

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樂聲歔欷涕淚
交下悲慼傍人衍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
為偽唯或上表啟常云魏臨淮王衍體或雅性不以為
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
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曰昔王陵在漢
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
也衍乃以禮遣或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
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録

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
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或表諫
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
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
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
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
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
秉威權景王意存毁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王而

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嗣文王
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
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
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曽奉
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
筵嫂叔同室歴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欲朝臣無
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
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

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别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縱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旣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别廟有闕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闕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

尊卑之稱何必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皇帝或又面諌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

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
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
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
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
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爾朱榮死除彧司徒
公爾朱世隆率部北叛詔彧防河隂及爾朱兆率衆奄
至彧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
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彧美風韻善進止衣

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為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

表曰今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隣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疋貲絹畧計見管之户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

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隂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隂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

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
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
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
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
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
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撻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
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
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

宜省人師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葬擬王侯存没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

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玆以後若婚葬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齊受禪爵例降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

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牟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内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

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
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
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
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
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
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
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
不同叛服之情畧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

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䇿之計未能致令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徳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逺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邉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静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邉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儆亦同疇日宜

準昔成謨畧依舊事借其所開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邉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内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

去配州内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為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

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為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平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

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别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勑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宫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黄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黄鍾而聲實夷則考

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虡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删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録尚書

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閭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
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慍不形於色兼有武畧高祖初拜
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閭後高祖南
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

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兹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

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刼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

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累遷殿中尚
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
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
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
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
書曰邉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
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
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

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
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
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
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
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
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
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
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

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勑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

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户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主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别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

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徽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不欲使徽深相憾勑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為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勑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乂執權移

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
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
不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緜成陵谷徽遂一歲
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録自徽執政以
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
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摽據于盛樂後被重
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
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

釐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末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勲而已但是随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表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隷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

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
恩顔稱臣善者即被嫵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
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
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蠧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
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
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
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闕及胥
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為刺史徽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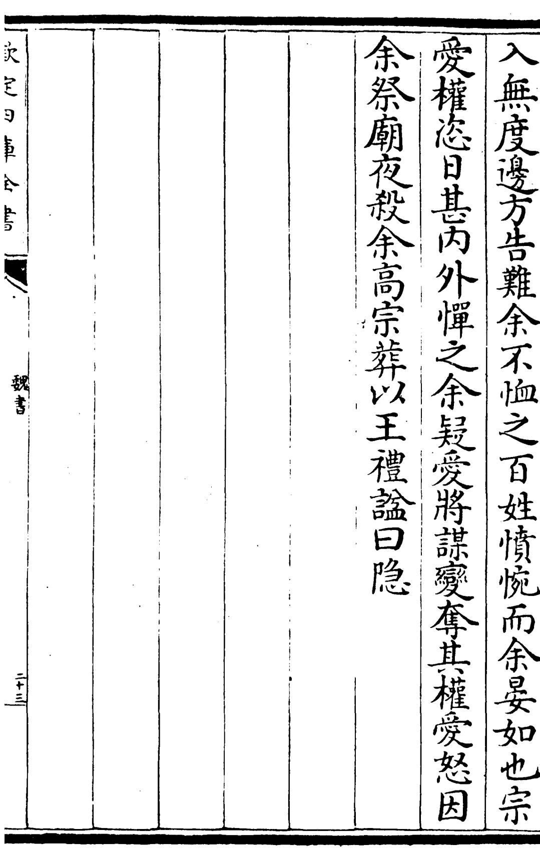
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户結謀臣頻表啟儆乃因執言此
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龥覆如此
欲相陷没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儆
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
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為慮其為梗是
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
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
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為可疑之兆忽稱此

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勅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闕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鬭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

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録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邏深遂退走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謐等六七人臂肩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謐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謐討深深走出謐呌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

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
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静初累遷冀州
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為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
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黄
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
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為冀州
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

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殄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
爵土
南安王余眞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
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
改年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衆為
長夜之飲聲樂不絶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



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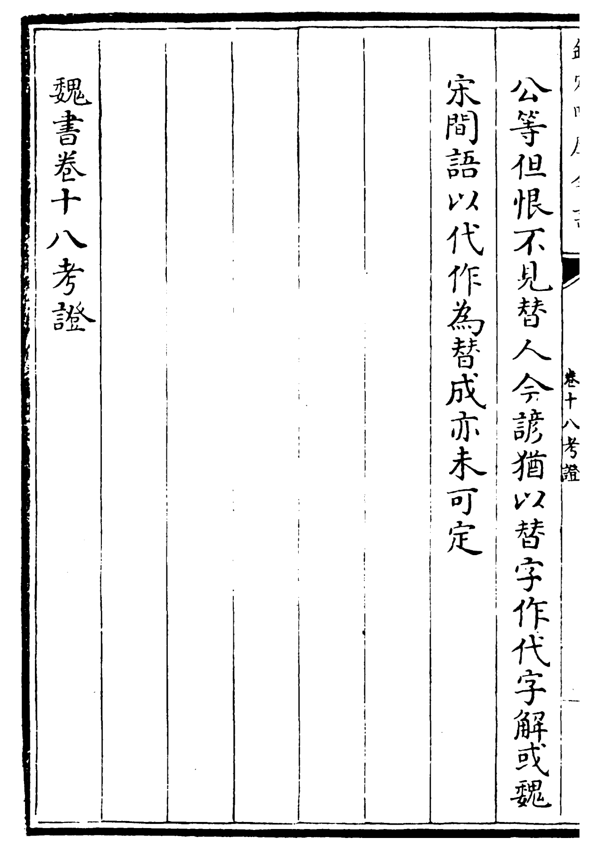
魏書卷十八

魏書卷十八考證

太武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太武皇帝十一男○臣照按本書所載景穆帝晉王東平王臨淮王楚王南安王小皃猫皃虎頭龍頭凡十人而云十一男者蓋其一不特闕母氏而并未有名故不可得紀也

臨淮王譚傳所替成也○替北史作贊臣人龍按文義當以贊字為順然唐書文藝傳杜審言曰我在久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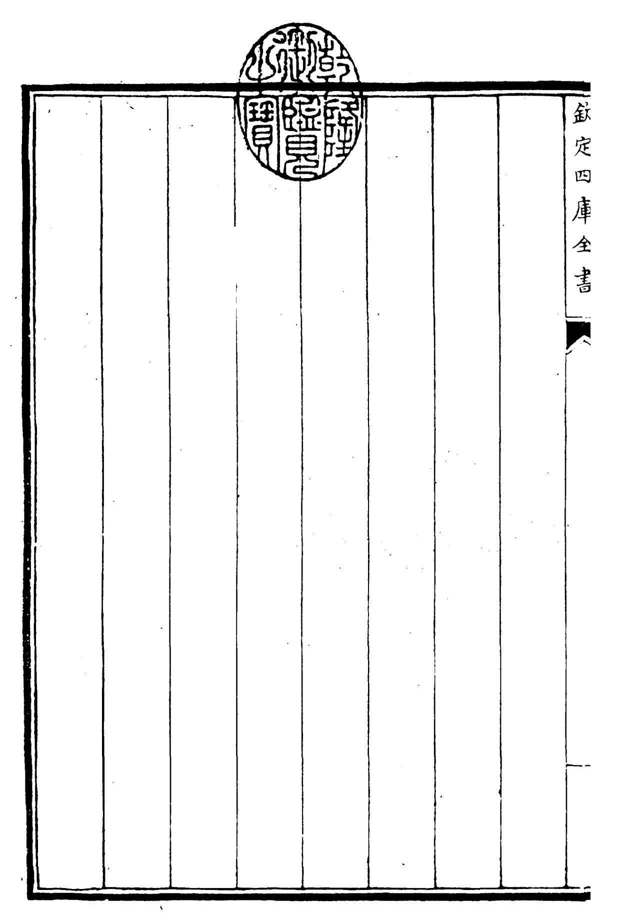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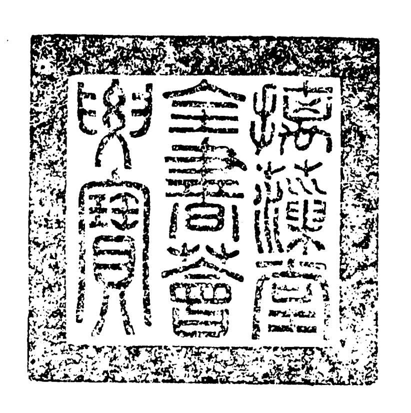
公等但恨不見替人令謗猶以替字作代字解或魏宋間語以代作為替成亦未可定

魏書卷十八考證

謹案卷十六第十二頁後二行長子伯宗員外郎

據北史作崇與此異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